

崔爾平 選編點校

明清書論集



上海辭書出版社

J292.112.6-5

20111

1

閱覽

崔爾平
選編點校

明清書論集

四



上海辭書出版社

揚鑣藝圃任縱橫（代序）

崔爾平

漢劉熙釋名·釋書契：「書，庶也，庶紀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永不滅也。」彼時，我國文字書寫是依附於文字內容而存在。但隨着歷史的發展，文字書體演變漸多，書寫技法亦日趨精進，特別是書寫工具之改進，毛筆（軟筆）的使用，使文字書寫演進為一種富有藝術內涵的創作行為，文字書寫在點畫篇章、氣韻豐神等諸多方面表達出了作者的性情、感情、修養、審美情趣等精神因素。正如唐張懷瓘文字論所云：「深識書者，唯見神采，不見字形」；「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文字書寫逐漸形成有自己之藝術規律和定義，「書法」「書學」這一專名亦為人們所認同。書法，作為我國文字書寫所特有的藝術形式，在歷史長河中推波演進，源遠流長。

千百年來，書苑才俊，名家輩出；論書之言，載籍頻繁，垂緒紛紜。綜理類別，代有擅長自成專著；論述品藻，各具創獲足資研治。使後來學者得以追流溯源，窮奧極秘。「揚鑣藝圃任縱橫」，漢、晉、唐、宋，書法藝術是以日趨隆盛。

我國書法發展到明清階段，進入了一個可稱為是集成時期。此時書論之作異彩紛呈，廣博精深。出現了一批自出機杼、金針度人、格古開新的書學論著，蔚為大觀。其中不乏堪稱是具有總結性乃至體系性之書論巨著，藉以津逮後學，趨步遵循。

有明一代帖學大行，叢帖彙刻之風，風靡朝野。故行草最爲可觀，誠如馬宗霍書林藻鑑所云：「簡牘之美，幾越唐宋。」與此相應者，釋古評古之書，鑒賞審美之言，書法技藝之談，書體鑒定之論，極一時之盛。雖精蕪兼存，不免複沓，然披沙揀金，往往見寶。陶宗儀書史會要、王綬書畫傳習錄、項穆書法雅言、豐坊書訣、楊慎墨池瑣錄、王世貞藝苑卮言、費瀛大書長語、趙宦光寒山帚談、周之士游鶴堂墨藪、詹景鳳書旨、倪後瞻倪氏雜著筆法、李日華六硯齋筆記、孫鑛書畫跋跋等堪稱精粹之作，而黃道周、何良俊、莫雲卿、陳繼儒、徐渭等諸多名家亦多有論書精語，散見其著作中。及至後期，曾影響書壇三百年之久的帖學書法集大成者董其昌的出現，絕非偶然。而董氏之容臺集、畫禪室隨筆等著作，更是影響深遠。

明代書論之發展，與其書風更替相輔相成。帖學籠罩，尚古、摹古之論蜂起；「臺閣」式微，吳門崛起，中和雅正之說暢行。殆及吳派乏力，便諸家紛爭，叛逆之幟、狂怪之論、憤懣之音，此消彼長，雖終莫能挽一代頹勢，然肇端清代之書藝，功莫大焉。

清代書論，博大精深。謂之博大，是將書學推進到一個新的學術高度，將書法藝術所涉及的諸文化門類演進到了學術專科的水平；謂之精深，是在其書學的各領域中，出現了一批承前啓後的集成性巨著，它將書法藝術提高到了「道」的學術境界，從而使書法真正成爲一門文化根底深厚的實學。馮班鈍吟書要、宋曹書法約言、笥重光書筏、翁振翼論書近言、陳玠書法偶集、楊賓大瓢偶筆、萬經分隸偶存、王澐論書賸語、蔣和蔣氏遊藝秘錄、朱履貞書學捷要、姚孟起字學臆參、王文治快雨堂題跋等著作，一言一字之精微，俱可爲後學遵循法焉；而阮元南北書派論、包世臣藝舟雙楫、劉熙載藝概、康有爲廣藝舟雙楫等著作，更具真知灼見。真可謂董澤之蒲不可勝既。或以通解技法見長，或以辨體立式著稱；或鑒賞品評裁定，或考訂甄別訓釋；或樹幟晉唐、摹趙尚董而光大「帖

學」，或尊碑抑帖、推漢倡魏而吶喊新變；或高屋建瓴、折中百家，辯證論書而終入近代美學殿堂之奧蹟。

《明清書論集》的問世，擬爲明清書學、特別是對明清書法思想史、書法美學及其審美範疇的研習和探究，提供了一部較爲全面和信實的資料。它不僅可以爲已廣受書學界所青睞的少數幾部明清書學名著的深入研究，提供足資參照和印證的文獻，提供更爲寬闊的學術視野，從而對之作出更精審的闡釋和縝密的探索，而且還能更準確地展示明清書論之歷史經緯，更清晰地描述明清書法美學思想的傳承，顯微闡幽，從而使許多尚未獲得書學史上之應有位置的書論文獻得以彰顯，使其創見卓識亦不致湮沒於故紙間。

《明清書論》，距今未遠；《明清書跡》，存世繁富。由此入門求索書藝規律，亦是一途；而以此作爲切磋藝事之階梯，提高修養之津梁，尤爲相宜。哲人熊秉明先生云：「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書法是藝術，是國粹，也是一門學問，一門根深蒂固的學問。古代書家，大多博通文史、兼擅詞章，學問深厚，故其書跡書論，書卷氣溢於紙帛絹素之上。當代書法家沈尹默先生云：「書學所關，不僅在臨寫、玩味二事，更重要的是讀書、閱世。」草書大家林散之則謂：「不讀書，越工越俗，再寫總是個『字匠』。」而近代書法家李瑞清曾言：「學書尤貴多讀書，讀書多則下筆自雅。故自來學問家雖不善書而其書有書卷氣。故書以氣味爲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貴矣。」「手技」一說尤爲形象貼切。試稽考歷代書家，可有一例外乎？試檢閱明清之書家，可有一例外乎？試展讀明清書論，可有一無文者乎？即便短章隨筆，也莫不文采斐然，雋永可誦。至於闡發要義奧旨或探賸鉤深之宏論巨著，更無論矣。至於書如其人的道理，則古今書家所論在在，開卷燦備，正可作志道據德立品之藥石。

離開齊備而信實的資料，書學研究乃爲無本之木；而浩瀚的中國歷代書學文獻資料的全面展示，唯有在斷代書論編集研究基礎之上纔能成就。是編的出版正可爲當代書法家、書學理論研究者提供一部可作爲案頭時時翻

檢、諷誦之範本和工具書。以求矩矱之所同，存藝事之準繩。在書法藝術發展的道路上，參互因革，望今制奇，「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以邁向新的輝煌焉！

目錄

揚鑣藝圃任縱橫(代序)	一	豐坊	童學書程	九五
凡例	一	書訣	一一七	
王紱		徐渭	筆玄要旨	一二三
論書	一	玄鈔類摘序說	一二六	
解縉		何良俊	四友齋書論	一二九
春雨雜述	四九	王世貞	藝苑卮言	一三九
祝允明		詹景鳳	書旨	一六七
書述	五五	費瀛	大書長語	一九七
評勝國人書	五七	莫雲卿	論書	二二三
楊慎				
墨池瑣錄	五九			
書品	七二			
李淳				
大字結構八十四法	八七			

評書	二二四	湯臨初	書指	五〇五
張懋修				
論書	二二七	黃道周		
董其昌		石齋書論		五一五
容臺集(論書)	二二一	鍾人傑		
畫禪室隨筆	二四九	性理會通		五二一
項穆		倪後瞻		
書法雅言	二六九	倪氏雜著筆法		五二六
趙宦光		馮班		
寒山帚談	二九〇	鈍吟書要		五五三
李日華		傅山		
竹懶書論	三六一	霜紅龕書論		五六一
論屋漏痕	三七五	宋曹		
婁堅		書法約言		五六九
評書	三七七	笄重光		
孫鑛		書筏		五七七
書畫跋跋(書跋)	三七九	姜宸英		
周之士		湛園書論		五八一
游鶴堂墨藪	五〇三	陳奕禧		

綠陰亭集	五八九	竹雲題跋	七八九
隱綠軒題識	六〇三	虛舟題跋	八一五
翁振翼		虛舟題跋補原	八三七
論書近言	六一一	蔣衡	
陳玠		拙存堂題跋	八四三
書法偶集	六一七	蔣和	
楊賓		蔣氏遊藝秘錄	八六一
大瓢偶筆	六二五	侯仁朔	
徐用錫		侯氏書品	八七七
字學札記	七三一	張照	
萬經		天瓶齋書論	八九一
分隸偶存	七四五	梁巖	
何焯		評書帖	八九七
義門題跋	七四九	戈守智	
王棠		執筆論	九〇九
論書法	七五五	梁同書	
王澐		頻羅庵論書	九一三
論書牘語	七六〇	王昶	
翰墨指南	七七一	春融堂書論	九二一

程瑤田	九勢碎事	九二七	國朝名人書評	一〇一五	
趙翼	論書札記	九三五	王宗炎	論書法	一〇一九
桂馥	國朝隸品	九四一	錢泳	書學	一〇二三
翁方綱	復初齋書論集萃	九四五	阮元	南北書派論	一〇三九
段玉裁	述筆法	九六三	北碑南帖論	一〇四三	
汪灋	書法管見	九六七	吳德旋	初月樓論書隨筆	一〇四七
鄒方鶚	論書十則	九八一	沈道寬	八法筌蹄	一〇五五
于令滂	方石書話	九八三	梁章鉅	退庵隨筆	一〇六三
王文治	快雨堂書論	九九七	包世臣	藝舟雙楫	一〇八一
謝希曾			朱履貞	書學捷要	一一一一
			姚配中		

書學拾遺	一二三	石刻書法源流考	一二三一
何紹基		張之洞	
東洲草堂書論抄	一一三一	張文襄公論書語	一二四一
胡元常		楊守敬	
論書絕句六十首序	一一四九	學書邇言	一二四七
蘇惇元		魏錫曾	
論書淺語	一一五三	書學緒聞	一二七一
曾國藩		姚孟起	
求闕齋書論精華錄	一二六一	字學臆參	一二七五
劉熙載		沈曾植	
藝概	一二七三	海日樓書論	一二八五
遊藝約言	一二九八	海日碎金	一三〇〇
陳介祺		康有爲	
習字訣	一二〇五	廣藝舟雙楫	一三〇八
周星蓮		鄭孝胥	
臨池管見	一二一一	海藏書法抉微	一三九九
朱和羹		曾熙	
臨池心解	一二二一	遊天戲海室雅言	一四五五
毛鳳枝		書畫題跋(選輯)	一四六二

農髯論書墨跡	一四六六	李祖年	
論書	一四六八	翰墨叢譚	一六二五
葉德輝		錢振鏗	
與日本松崎鶴雄論文字源流書	一四六九	名山書論	一六三五
張之屏		王國維	
書法真詮	一四七三	校松江本急就篇序	一六四一
羅振玉		科斗文字說	一六四三
雪堂書論	一五〇七	張宗祥	
李瑞清		書學源流論	一六四五
清道人論書嘉言錄	一五一九	劉咸忻	
章太炎		弄翰餘瀋	一六七一
小學略說	一五四九	明清書論散葉	一六八九
說文解字序解讀	一五六七	人名索引	一七〇三
論碑版法帖	一五七六	後記	一八八九
說單鈎	一五七八		
徐謙			
筆法探微	一五七九		
王潛剛			
清人書評	一五九七		

王紱

王紱（一三六二—一四一六，元至正二十二年—明永樂十四年），書法家、畫家。字孟端，自號九龍山人，又號友石。南京無錫人。工書畫。據清錢謙益列朝詩集稱：「孟端少爲弟子員，永樂初，以善書薦，供事文淵閣，拜中書舍人。」清謝希曾契蘭堂書畫錄云：「孟端山水出自北苑而局於規矩，墨竹當推作者。」明史·文苑傳有傳。

書畫傳習錄四卷，據載爲王氏所撰。向不見著錄。清嘉慶年間稽承咸得諸故肆中，稱其蟬殘鼠劫者十之三，帝虎魯魚、別風淮雨者又十之二，因爲之校讎付梓，並爲之正訛補訂。然體例不够謹嚴，多有稽氏以己意擅爲增訂，遂使原書面目失真。故亦有人疑爲稽氏僞託之作。全書計論書一卷，論畫一卷，書事叢談一卷，畫事叢談一卷，卷各二集。計四卷八集。後又附稽氏自作書畫續錄、梁溪書畫徵兩種。

論書一卷係王氏採錄前人成說或自撰之文。去蕪存精，薈萃名言，其中論各朝書史言簡意明，尤具特色。稽氏按語則旁徵博引，資料頗豐。此次所輯，凡全文引錄前人所作者如袁昂古今書評、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等未予刊入。

書畫傳習錄已久不見刊印。有清嘉慶癸酉稽氏層雲閣刊本。

論書

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永不滅也。」慎子曰：「書契，所以識公信也。」揚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說文曰：「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應，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唐虞世南書旨述曰：「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張懷瓘文字論曰：「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

心，可謂簡易之道。」書斷曰：「大道衰而有書，利害萌而有契，書契者，決斷萬事者也。」法書要錄曰：「書者，如也，舒也，著也，記也。著明萬事，記往知來，名言諸無，宰制羣有，何幽不貫，何往不經，實可謂事簡而應博，豈人力哉！」茲數說者，皆推原造字之旨者也。

右匯採諸家之說，爲書法原始一則。今人但知執筆作字，不知古人造字之旨，是以書法遠不逮古也。

古人竹簡漆書，象形、會意而已，轉注、假借，猶後焉者也。張氏咸按：懷瓘，海陵人。開元中，爲翰林供奉。十體，有古文、大篆、籀文、小篆、隸書、八分、行書、章草、飛白、草書。觀其十體之說，隸即楷也。唐玄度之說差別，咸按：玄度，字彥昇，精於小學，推原字畫，使有指歸。爲十體：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懸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網羅諸體，有異同。當以張爲斷。其以六體言者，則取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以八體言者，是籀文與章草；以五體言者，一爲篆，二爲八分，真、行、草三者而已。不識篆文，不知八分，即不知真書之所由，亦無從漫作行草。郭氏忠恕，咸按：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謂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言以楷法行之，非郭氏之誤，今觀伯喈書，郭氏言爲不虛。夫古文，非蝌斗亦非即大篆也。在昔義、軒、倉頡，象「三」天以成乾，象「𠩺」地以成坤，象「𠤎」人成人。若「人」三爲「𠤎」衆也，「井」井之外象構韓形也，中「·」瓮之象也。井，說文作「井」，隸作井。「𠤎」丑之象手械也，「U」之象仰盂也。U，邱魚切，音虛。蓋飯器也。「𠤎」个之爲「𠤎」竹省半也。「𠤎」丁之象魚枕也，象蝌斗也，又象蠶尾也。恒之本爲「𠤎」恒也。「𠤎」幻之爲倒「𠤎」予也。凡若此者，難以枚舉，非仰視俯察，燭微洞幽，而能若是乎？大篆則出於柱下，籀文則出於史籀；周史官以教學童，保氏以教國子者是也。小篆則秦相李斯斯字通古，楚上蔡人。所增損。許叔重循其跡，著爲說文，在今時最爲近古，叙目五百四十部，自一終亥，有至理存焉，考古者捨此別無他書。隸書，爲秦時隸

人下邳程邈所作。邈字元岑，爲縣吏，以事繫雲陽獄，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圓體勢而成之。初爲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始皇善之，用爲御史。時秦事煩多，以此體爲隸人佐書，又謂之佐隸。隸之始於秦，故亦謂之秦隸。至後人以模楷在是，更名楷書。自晉代以下，義、獻、鍾、庾咸按：名翼，字稚恭，與右軍齊名。歐、虞、顏、柳，各自成家，雖父子不相襲，昆季不相掩，用功深者名亦隨之，況乎其淵源所自。如義傳自曠，特勝於雲，豈不既美已乎！八分，秦時上谷王次仲以篆隸無波趣而作。始皇聞之，三徵不至，檻車囚之，於道中化爲大鳥飛去。次仲風格高於程邈矣。唐以漢人碑板拙樸，小變筆勢，名曰八分；又相傳以爲若「八」字分散者，非。謂割隸八分，取其二；割篆二分，取其八，亦約略詭變之辭耳。或云八體之後所分，亦非。漢多錯落，唐則整齊；漢多簡便，唐則增益偏旁；漢猶有篆形，唐則光潤撇捺，此亦時代使然。蔡、韓諸公名人工部歌吟，咸按：杜工部李潮八分歌：「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千古不朽，史稱附尾，不其然耶！行書，後漢潁川劉德昇所撰，咸按：德昇，一作德升，字君嗣，桓、靈時人，以造行書擅名。即正書而變其體，簡易參錯，有真意流行乎其間，故謂之行書。元常善行押書即此。章草，漢元帝黃門令史游所作，世所傳急就章，世多摹入古帖中，以示程式。或云章帝所作，非也。然章帝時，杜度咸按：杜度，字伯度，本名操，避魏武帝諱，改名度。稱能。二崔繼之，咸按：崔瑗，字子玉，子實，字子真，一名臺，字元始。瑗、實父子繼能。殆亦一時好尚所在乎！草書，後漢張伯英芝所作，由章草而變者也，自有一定體制。今人妄爲之，過庭書譜爲可宗。飛白，蔡中郎始之。以上十體，大略具焉。慨自嶧山而上，岫嶺、銅盤見者不可識別；曹全以還，乙瑛、韓敕，好事每用珍奇，浪得虛聲，毫無實學。至於楷法行草，今人所尚，而妍媸各判，優劣迥殊者何哉？或則志在趨時，心存干祿，或則刻意師古，有意好奇，未探索於源流，徒尋求於碑版，竟數典而忘祖。且取貌以遺神，其與買櫝還珠，刻舟求劍，又何以異哉？然則學書者宜何如？曰：精求前聖製字之薪傳，博採古賢用筆之心印；毋見小而欲速，勿泥古而不通；傳之以詩、

書，積之以歲月。若此者，縱未能乘楂而探河源，其與向絕潢斷港而覓泛海之徑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右源流一則。

文章本以明道記事也，而非有法度以佐之，非有文彩以飾之，則不可傳於後世。古之作者，殆兼此兩美，書法亦然。書之用，在指事、象形，各通其義而已，然法度不可廢，神彩不可失。古人殘碑斷碣，存者寶之，一點一畫，手澤之意形乎其間，慨慕咨嗟，如見古人。如欲見古人之人，惟恐不得，穠纖肥瘠，在所不計，惟其法度存焉爾。雨淋日炙，神彩煥然，士君子愛玩之極，至終身與俱，往往死生以之，其傳流有緒更無論矣。鍾太傅臨正考父鼎銘，凡二十一字，爲上古法書第一。初太傅之於書也，師胡昭學書十有六年，復從劉德昇入抱犢山有年，後與邯鄲淳、韋誕、孫子荆、關杞杞議用筆法，抑何勤也。其精神氣魄，有足以傳於後而顯於時也。右軍自稱：「當與太傅抗衡。其功力亦有大過人者。渡江至會稽，已有終焉之志，則靜定之學可想見焉。蘭亭稿本，傾動侯王，臨摹千百，誰能似之？曾見學士家跋云：『惠風和暢，和從日，乃以轉筆作實筆，剗腕之訛也。』此語良是，末復綴一語云：『日照禾氣之和，和可從日。』則大謬矣。無識者謂是高曾矩矱，臨池者復據爲左證，豈不異哉！大率古人於詩，亦有誤用者，有改字者，尚不可學，況書法乎！如李頎游襄陽山詩：『應醉習家塘』，以『習池』改爲『習塘』。李嘉祐贈韓侍郎詩：『圖畫風流似伯康』，以『韓伯休』爲『伯康』。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以『霍去病』爲『青』。孟襄陽詩：『歸田羨子平』，以『平子』爲『子平』。劉希夷詩：『爲雲爲雨楚襄王』，以『楚懷王』爲『襄王』。孫逖詩：『芳樹有桃櫻』，以『櫻桃』爲『桃櫻』。杜牧詩：『甘羅昔作秦丞相』，以『甘茂』爲『甘羅』。牛鳳及溫洛應制詩：『六羽警瑤溪』，以『瑤池』改『瑤溪』。東坡退圃詩：『一鈎歸釣束頭鯪』，以『束項』爲『束頭』。又石建：『方欣洗脣

廁」，以「廁牖」爲「牖廁」。黃涪翁詩：「樂羊終愧秦巴西」，以「西巴」爲「巴西」。若此類，雖公權三步之才，未足憑耳。因論學書法度而及之。

右法度一則。

余言書爲六藝之一，亦曰是不可不習而已。樹幟榕壇者，互相標榜，往往有戶屢常滿，其人毅然自信爲千秋之盛業。然求其識字母，別音義，如視諸掌者，抑亦罕焉。古有尉律，所以敕小學也。學童十七以上，試籀書九千字，又以八體臧按：八體，謂古文、奇字、籀文、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章草。試之，自郡移太史，其課最者拔其尤，或不正，輒舉核之。夫尉律者，廷尉治獄之律也。古人於獄訟之吏，猶不敢苟，而況經典乎？故知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聖人之道，惟藉六經；六經之道，惟藉文字。六書之名，始見於周禮，嗣見於漢書，但存其名而無所訓詁。至叔重許慎作說文，其立說乃詳，然其次第已與班氏異。兩漢而下，學者言不及此。唐人惟賈公彥有其說，而亦無所發明。李氏陽冰六書刊定，及宋初二徐之書，論字體之異同，爭相衍襲而已。抉其奧者，爲南宋漁仲鄭氏樵，著六書略五卷，編首總爲之圖，編中各爲之序，六者名義，方有歸宿。其次第與許異，而大旨則同。然仍以「考」「老」爲轉注，則蔽於許氏之說而不知正也。後來趙古則作六書本義，遂盡反漁仲轉注之說。論者謂漁仲論假借極有發明，論轉注則謬以千里。又曰：書至漁仲而後假借之義明，至古則而後轉注之用明。若趙凡夫之尸祝許氏，遂並漁仲之說而是之，又有所不必矣。漁仲之例，一曰：當識字母之相生；二曰：當識文字之有間去聲。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象形爲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之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象形之別有十：有天地之形，有山川之形，有井邑之形，有